



南華真經新傳序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  
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  
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  
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銳意科舉思欲獨  
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  
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  
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  
氏又嘗發明奧義深解妙旨計其為書豈無  
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說



反以祕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  
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  
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  
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  
季冬望日序

南華真經新傳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  
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  
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  
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  
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故不得不高  
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  
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  
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王

雱

元澤



傳

內篇

逍遙遊篇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

北極南離  
隱寓還丹  
法家



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於  
混茫之庭其所以為逍遙也至於鷓鴣潛  
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  
月蜩鷲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於地  
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  
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  
逍遙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  
其任逍遙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為知  
莊子言逍遙之趣也  
齋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  
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  
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  
其所不諧鯤鵬為大而斥鷃為小鷓鴣於  
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  
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  
均為物爾均為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  
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鷓鴣  
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

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為逍遙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

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

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

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加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

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

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

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

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



理也。故鷓鴣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為累，則亦自足也。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為有形之累焉。有不

與於此。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鷓鴣之圖南斥鷃笑之斥鷃之騰躍自以為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辯也然鷓鴣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爾夫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其極均為逍遙累乎其體則均為困苦故逍遙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為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遙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為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

為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

有所待則其於逍遙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迕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遙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烏乎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遙而佛氏之

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已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冥無為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

道則與天為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



爲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

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燭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

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

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

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少而無

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賓

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賓

主之說也

腹。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

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羨。

無爲之大也似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爲功而尸祝以清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遙

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弱，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縣縣若存而又有不容

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

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將水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

警策

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知子固拙於用大  
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  
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  
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  
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絁  
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爲泝澠絁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形考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乎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并辟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乎之藥或用而爲并辟統或用而得  
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  
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罟今夫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  
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  
所以爲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

而體道以為用故以大擗況之也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內外為累則逍遙矣無何有之鄉言虛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狂獫狝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逆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遙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宋王

雱

元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

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子綦已隱几而坐仰形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  
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  
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  
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  
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  
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  
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  
以為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  
大之辯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塊噫氣  
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嘒而獨不  
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枹似圈似籥似注者似汚

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笑○者○咬○者○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乃○不○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  
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  
委氣以成體竅爲風之所鳴而物爲化之  
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  
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  
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

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闕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歎○變○熱○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  
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為化之所役  
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  
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  
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  
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

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  
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

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旦暮自然而然真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  
然而然也然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  
宰無所著我即真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

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是齊之之意也故  
曰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  
所為使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真宰者至道之妙宰造化者以其自  
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為物也不  
在乎陰陽之內亦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  
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  
朕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朕兆者真  
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  
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  
而有之以為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  
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  
其真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泊乎  
其適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宰者有為也真君者無為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真君故曰其  
有真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真君焉  
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真  
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真君之固有則  
所以無虧於真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然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為我爾人  
不自明而遂為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真  
君之所以不存矣真君之不有則不亦悲  
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  
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  
役於物而內喪其真質雖存而形神已亡  
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  
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  
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  
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  
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真君心內  
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  
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真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  
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真宰而豈曰  
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  
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  
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喪其真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為環，得其中者是也。眾人喪其成心而有是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也

是以無有為有，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鷦音亦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於死方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是方死方死方死方死方死方死方死方死  
是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非因

無非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  
有真偽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  
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  
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真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

自然而然是以無是非也故曰聖人不

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

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指○之○非○指  
馬○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之○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為○是○舉○筵○與○搢○厲○與○西○施○恢○悅○憍○怪○道○通

為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為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

通而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

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

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

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

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為得道故曰通也

者得也道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考神明為一段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眾狙妄情

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為惑也。天下之人

妄情何異眾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

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

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

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

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

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雅字白之昧終。而其子  
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  
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  
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冥  
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  
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  
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曾中惑亂而不果也。曾中惑亂而  
不果。則徒術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  
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  
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  
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為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諧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為一也。物既與之為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為二也。二與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  
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而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  
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  
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  
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  
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  
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因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  
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  
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嘽。  
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忮。大道自明，  
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



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  
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為詐  
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  
故曰勇忒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  
妙術故曰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  
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  
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  
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  
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  
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  
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  
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知邪。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為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為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為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



者是以知為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鱖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後徧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為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為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

而然後為色也。此皆以無為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已。與物爲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鶡。炙子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



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  
為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為有有能為無居  
于清淨之極而污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  
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  
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  
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

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為物所役故曰役役  
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為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  
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  
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  
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  
其夢也夢之中又其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乎牧乎固哉丘也

終折

與女皆夢也。予謂如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若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鱗鬣。吾誰使正之。使同乎。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魚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蛇蚺蜺翼。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或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

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爲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夢爲周所

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  
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宋王雱

元澤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  
以爲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  
養生生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  
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



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  
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  
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  
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內冥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  
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  
內萌而以善為善以惡為惡所以近於刑  
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

以喪緣督以為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  
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真不擇地不害性而  
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真則可以  
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  
盡年此皆存諸已而已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  
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魚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  
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  
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  
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  
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  
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  
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  
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



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  
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况養生者必  
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  
之是也文惠君遽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  
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  
以為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雖王不善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

雖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  
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  
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

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為暫來以死之為暫往生不  
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  
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  
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真汎然自得生死利害未  
嘗介蠶於胸中故適來則為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為之樂而順不為之哀此生之所  
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  
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  
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  
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  
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

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絕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絕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為也無思無為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

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而次之於養生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以國量乎澤若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對鼎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

無爲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已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己也克己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間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顏回之克己則有思有爲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爲卒至於無爲此顏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救○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感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為無智所以無得無為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為有得也有為則物不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德厚信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美也命之曰菑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聞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

之者所謂色赫赫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為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也此皆不存諸已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抑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也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况若乎

名實者虛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寂然無為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此叢教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名實忘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下萬物交至而為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



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  
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紫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  
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  
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此顏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  
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教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  
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  
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  
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  
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右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內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為徒而未得為無身也。未得為無身者，未得為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內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為徒，則未合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顏回欲化，衛君也。尚為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如此則至道集于已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善學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為孔子將思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已也故曰未始有

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  
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夫無感其名則沖寂也物來則然後  
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  
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閉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閉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  
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  
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警策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為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為易  
也超然有為經世而無惠則聖人所以為  
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  
自然不可詐。故曰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  
難以偽。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  
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來  
舍也。故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生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內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內。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為之名義蘧無為之至有為無為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于顏闔之傳衛大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高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爲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為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不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我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  
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  
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  
身必有諸事不可遁去而已矣故曰不可  
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  
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  
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  
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  
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  
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  
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  
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  
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

生死不介於胷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所言以

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

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

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則多奇樂

以巧鬪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此聖賢不爲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強言乎蓋無言者物不能擾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所以不靜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內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妄故曰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內蘊而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第亂而夜氣不存遠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



厲。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夫至人藏天真晦心術。不期為而自為。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言會。儻術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指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終極也。故曰。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溢也。

人臣之道。顧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改。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遠理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父自戕不可革而已  
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  
也故曰可不慎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說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  
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為心來去無礙而不  
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為心則  
無為而已矣者其有為則非得已而有為  
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  
能去其已甚而存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曰乘萬物以為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為臣如此則盡道矣此子高賢而仲尼終  
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  
銜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為累矣惟  
能內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



之患此顏闔之傳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  
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

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己己正而人亦自正此

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真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若就真君不可不和

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

心和者不可據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

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

趨時應變而與物無違蓋能通達其道而

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為美也故  
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

物與之為其決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

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螳螂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已者性雖惡而不敢犯

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

闔何異螳螂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

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廐盛溺適有蚤蠹僕

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

迂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

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天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技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  
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櫟  
黎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世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擗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蜜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

彼亦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爲得性翦伐則所以爲失性得性則爲榮失性則爲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爲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啻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

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

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斲乎用存諸已者  
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  
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  
樹而爲況樹之爲用用則傷其根本而不  
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爲材而無用爲  
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蒂之  
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啻丘之  
大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  
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  
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

楸栢桑之先天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  
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爲累而  
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  
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爲  
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  
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

曰此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然莊子之言  
及此者蓋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己  
而多務銜材以誇眾眾雖企慕而反傷其  
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己藏材以全命而免  
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策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  
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  
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足  
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  
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銜其美  
而內不虧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  
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爲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寓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終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具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上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為神而無用為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宋王

雱元

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也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  
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  
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為一此王駘雖  
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為一  
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  
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玉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  
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  
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  
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眾所謂大而化之  
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為聖人也夫聖人非  
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

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為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克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為一。非德之所克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克懿德而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愚有拘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躰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克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

唯止能止衆止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天下之性坐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而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立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人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性根所以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之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意

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  
之微不惧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柏  
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  
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  
守其正而皆稱為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  
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  
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  
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  
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歲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  
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為生以不生  
為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  
以物而為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無者乎彼且擇目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  
且何肯以物為事乎此王駘所為如此而  
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  
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  
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  
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為物之長能晦而  
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已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  
能挽已是以下惠同物而祖褐裸裎者皆  
不能挽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  
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克而止  
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

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  
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

均為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  
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  
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克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已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躰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已而欲為於物先又惡德克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顏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悌○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先○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於我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魚乃稱

恥形骸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大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為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有德之大也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

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  
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  
人躰之不完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  
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  
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新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  
且蘄以詛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  
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  
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  
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不可皆不介  
藁於胷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  
而一生死與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  
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適天刑



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音節也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天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問然而後應況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者而形惡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天形骸者委氣之所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

惡而物自以為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火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克而以為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克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

諸御不瓜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足以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兌使也。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存亡窮達富貴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陽之更運，宵盡之迭迁，冥然不務度其始，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

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  
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  
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  
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  
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  
也然德之充者內有所守而外無其所  
放寂然無跡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  
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  
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聞其脰肩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離無脰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離無脰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忘

聞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脰  
者言其忘智故忘形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



故德之所以克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以異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為其累也故曰  
蘄堯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所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  
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  
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  
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  
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薛子約為膠德為接工  
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貸惡用商四者天粥鬲也天粥鬲也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為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警策

有○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小○哉○所○以○屬  
有○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小○哉○所○以○屬  
有○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小○哉○所○以○屬  
有○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為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為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為人德。已克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

闡跂支離無人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精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  
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  
以為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  
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日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  
以生為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  
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精神大用則  
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  
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為一  
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  
正正而全其所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  
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為一安所措其情哉  
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  
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  
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  
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  
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闔跂支離無脰  
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  
言之與人問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  
物為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來合則是是  
萬物與我為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  
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  
如是也





